

1990年5月7日

筆名 何春蕤

題目

心不化輪·干男人底事?

原題

女性化輪的策略

中國時報文化觀察版

雜誌

卷

期

號

頁

重刊

1

2

3

修刪

小

大

收錄

書名

出版社

日期

19

年

月

日

頁數

備註

1990.5.7

女

性化粧的社會意義是由其所在的歷史文化社會場合建構的。在西方先進社會中，女性化粧是件稀鬆平常的事，從職業婦女到女學生到家庭主婦，都視化粧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化粧是母女之間共同的遺產，女孩一到十二歲左右便由母親領著去購買自己可能用得著的化粧品，並由母親或美容師教導如何打扮自己。但是在台灣，社會文化不同，一般人對女性化粧的看法傾向兩極化：真正的好女

# 化不化粧

## 干男人底事？

女性化粧與策略

在台灣，化妝的女性會變成男性覬覦的目標（「她看來很好上手，而且不必負責」），連不化妝的女性也正合了男性的價值觀（「這種清純的女性適合做太太」）……

### ◎何著菀

人不必粧扮自己，內在美會自動顯現於外，刻意打扮自己的女人則被視為不誠懇、不正經、或風騷。近年來，職業女性增多，化粧與否的問題也開始複雜化，有許多人宣稱，女人化粧就和男人刮鬍子一樣，是一種禮貌，一種專業化精神的外在表現，並不牽涉到價值判斷。對於不同社會中建構的化粧觀點，女性主義者持大致相同的看法：化粧是女性的物化，它促使女性向商品化的趨勢低頭，以打扮自己，成為男性凝視的目標（

Object of male gaze and male desire)  
，因此更加深女性的壓迫。

這個說法固然有其道理，但是這個單一的觀點也掩蓋了另一個重要的事實：化粧不一定是順從父權意識，不化粧也不一定

首先，在西方社會的例子中我們比較清楚地看見，商品化和女性物化之間的密切關係，但是在台灣社會中，這個密切關係卻有變數。說得明白點，在台灣這麼一個還「崇拜處女」的環境裡，不但化粧的女性會變成男性覬覦的目標（「她看來很好上手，而且不必負責」），就連不化粧的女性也正正配合了男性的價值觀（「這種清純的女性才是做太太的好材料」）；換句話說，有沒有商品化都可能造成女性物化，而且有許多女人刻意保持清純形象正

是爲了與另外一些女人有別，才好投某些男人之所好。在這種狀況之下，即使不化粧也保證能向父權意識的挑战。

另外，有些女性主義者以清教徒式的嚴謹道德觀來對抗父權，而這種嚴謹的起碼表現便是「素白的臉」，可是，和素白的臉相連的卻還有禁慾、刻板、不苟言笑等排斥性的態度及行爲，問題是：這種嚴謹的道德觀恰恰爲父權意識服務，不但挖

制了女人對自己身體和性的主權，更以此來衡量女性在婚姻價碼上的高低，嚴謹道德觀的中產特性更抹煞了女性團體中因階

段、年齡、職業、喜好而來的差異性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「素白的臉」後面可能有這些預設的價值觀不但沒有抗拒父權意識，反而壓抑了女性。女性化粧的例子，讓我們看見，抽象原則式的、單一價值觀的策略，不一定能在此複雜的、常常具有各種矛盾性的環境中達成預期效果，唯有落實在具體的抗爭對象及場合中，才能設定此時此地最有效的

女性策略。